

中国古代文化纵横谈/中国古代

文化纵横谈

《智谋与艰辛》

赵伯陶 著

智謀與艱辛



农村读物出版社



2 031 0494 2

(62)13/4-27

# 智谋与艰辛

——中国历代商人透视

赵伯陶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169号

智谋与艰辛  
—中国历代商人透视  
赵伯陶 著  
责任编辑 马春辉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通县教育印刷厂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787×1092毫米1/36 6.15印张 130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ISBN7-5048-1519-5/G·441 定价：3.20元

## 引　　言

曾不客气地称商贾为“末技游食之民”（《论积贮疏》）的贾谊先生假如能活到两千年后今天，看着大量涌现的商人们在大街小巷叫卖，真不知该做何感想……

商人们终于摆脱了长期被人们忽视和轻视的地位，从朦胧中走出来，堂而皇之地站在我们面前。但是，这层“朦胧”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年头毕竟太多了些，以至于人们慌了手脚，一时搞不清他们的来龙去脉……

吕不韦在搞《吕氏春秋》的时候，忘了通知他的门客们在书前附加一段“个人简历”，提一句他曾是富敌王侯的商人，也许因为这个，他的后人们愈发地讳莫如深。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但尽管如此，商人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仍属于被有意无意

“忘掉”的范畴。难道这不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噫吁唏，中国商人！

那么，我们姑且先到历史当中去追寻一下中国古代商人的足迹吧。商人的存在对社会、经济、文化究竟具有怎样实质性的影响，决非此册小书所能完全解答的。它仅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造的一座茅屋，粗糙在所难免，然而当你耐心地读完之后，哪怕仅仅有一点一滴的收获或启发，认识到商人在过去的时代中所扮演过的各种角色的意义，这也就达到本书撰写的目的了。

# 目 录

## 引 言

第一章 概说	1
一、从“商人重利”谈起	1
二、商人的起源	13
三、商人发展概况	18
第二章 形形色色的商人	29
一、社会中的商人掠影	30
二、文学中的商人管窥	50
第三章 商人与社会	63
一、先秦诸子对商业、商人的态度	64
二、商人与城市繁荣	74
三、商人与国家税收	84
四、商人与社会风气	89
五、商人的泛滥	106
第四章 商人与政治	114
一、政治的直接参与者	114
二、商人意识与政治	130
三、商人对政治制度的潜在影响	146
第五章 商人与文化	156
一、文化传播的组织者	156
二、文学艺术发展的促进者	168
三、商人意识与义利之辩	174

第六章 商人与中外交流	194
一、从丝绸之路谈起	194
二、披着神奇面纱的胡商	201
结语	213

# 第一章 概 说

## 一、从“商人重利”谈起

在人们的意识中，商人似乎与“利”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似乎就是古今中外一切商人的本质特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读过它的人，一定还记得这六句诗吧：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  
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至九江郡(今江西九江市)作“司马”这一毫无作为的闲官散职。第二年的秋天，他送客浔阳江边，在月白风清的夜晚，遇到了一位在船中弹奏琵琶的女子。听完她美妙的演奏，问起身世，才知她原是长安名妓，虽曾名噪一时，终因年老色衰，不得已嫁给了一位贩茶的商人。琵琶女晚景凄凉的身世引起了客居异乡的诗人的共鸣，吟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传诵千古的名句。对于全诗中优美的音乐描写与悲凉的感情宣泄，并非本书要讲的内容，这里要说的是，上述六句诗所反映的士人心

态，这种心态为历代文人所共有，“商人重利”就是这一心态的概括。在文人的心目中，商人为了追逐财富，少情寡义，不惜抛妻离子、离乡背井外出经商，商人与金钱几乎成了千古同义语，结下了难解难分的因缘。贾思勰《齐民要术》引《荆州地记》载：“浮梁茶最好。”《琵琶行》中提到的琵琶女所嫁的人正是一位以贩卖茶叶为生计的商人。

“商人重利轻别离”，概括了商人两个较为鲜明的性格特征：

### （一）“商人重利”

从中国历史上看，对于金钱财富的追求并非商人所独有的品质，《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过，对于金钱的追逐与占有欲在商人身上较为显著鲜明而已。晋人鲁褒曾写过一篇著名的《钱神论》，穷形尽相地描绘出金钱威力无边的特性：

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得长生，不匱泉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

后人将钱称作“孔方兄”，就是来源于这篇文章。鲁褒的议论有感于时势而发，他注意到了金钱“无位而尊，无势而热”以及“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的丑恶面，而对其在社会发展中使“市井便

易”的属性注意不够，有一定的偏颇之处。同样，对于“商人重利”的事实，我们也应有所分析，才会对这一问题作出全面的回答。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至少从表面上讲，金钱的确往往与仇杀和罪恶结为兄弟。英国著名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对金钱作过如下的描绘：

啊，你可爱的凶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  
你永远年轻韶秀，  
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  
狄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  
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  
仇敌互相亲吻！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  
使每一个人唯命是从！  
你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在莎翁的笔下，金钱的威力登峰造极，难怪乎它对人们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商人经商作买卖，主要靠买贱卖贵致富，他们汲汲追求金钱的行动正是他

们自身固有的本性，离开了钱和物，商人也就失去了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然而在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笔下，经商作买卖却另有一番景象，《镜花缘》第十一回“观雅化闲游君子邦，慕仁风误入良臣府”中这样描写“君子国”中的交易：

(唐敖、多九公一行)说话间，来到闹市。只见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只听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道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頗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那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读之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那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走过两个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

易而去。

这一大段近于荒唐怪诞的描写，是作者根据我国古代的一部神话典籍《山海经》中的“海外东经”演义而成的。据说海外有君子国，“其人好让不争”，这六字就成为李汝珍颠倒买方、卖方关系的依据。在作者笔下，“漫天要价”者不是卖方，而是买方；“就地还钱”者，不是买方，而是卖方。算盘、戥子声中的世界完全乾坤错乱了，商业利润已不复存在，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买卖关系代替了现实社会中尔虞我诈、你争我夺、锱铢必较的人际关系。显然，这样赔本的交易不但古代罕见，在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如无特殊的原因，也不会发生。李汝珍的描写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已。

追求剩余产品的商业利润乃是古今中外一切商人的存在基础，文学作品中描写古代商人唯利是图本性的内容并不乏见。与白居易同时的唐代诗人元稹有一首《估客乐》，即是一首直接写商人的诗篇。“估客”就是贩货的行商。元稹在诗中这样写道：

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出门求伙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无不营。伙伴相束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输石打臂钏，糯米吹项

理。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貴賤不敢爭。所費百錢本，已得十倍贏。（見《元稹集》卷二十三“樂府”）

“有利身則行”，一語道破了商人的經營手段和目的。商人父兄的教誨、伙伴經驗的傳授，直言無隱，句句散發着冲天的銅臭味，滲透着欺詐虛偽的言詞。為了逐利賺錢，這些商人偷稅漏稅、弄虛作假，竟然以輸石（即黃銅）與糯米制成的婦女飾物拿到村中販賣，欺騙本鄉本土的居民，以贏得十倍的利潤，駭人聽聞！當然，這裡說的商人僅是奸商的形象，並不具有普遍的意義，但我們從中卻可以窺見商人的一般心態，经商賺錢是商人的最終目的。

如果说，元稹《估客樂》所描寫的僅是唐代社會中一些小商人的作為；那麼白居易新樂府之一的《鹽商妇》一篇就是對中上層商人行徑的鞭撻了。作者在詩題之下標明“惡幸人也”，可見其憎惡之情：

鹽商妇，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蚕績。  
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船作宅。本是  
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富去  
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钏窄。前呼蒼頭后叱  
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婿作鹽商十五年，不  
屬州縣屬天子。每天鹽利入官時，少入官  
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  
不知……（《白居易集》卷四）

诗中所描绘的仅是唐代盐商生活的一个侧面，他们及其眷属所过的鲜衣美食的奢侈生活，完全是靠盘剥广大人民以及坑害国家得来的。唐代安史之乱后，实行食盐专卖政策，盐铁史刘晏曾改革盐法，亭户（盐民）生产出的盐，先由官府收购，卖给商人，再经商人转卖各地。刘晏罢官以后，盐法破坏，盐官与盐商互相勾结，串通舞弊，牟取暴利，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新唐书·食货志》载：“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一面是富商大贾与官僚权贵的豪奢挥霍，一面是广大人民衣食不保。《盐商妇》所表达的是诗人的愤怒，也是当时人民的愤怒。

在“商人重利”的影响下，封建社会世风日下。尽管社会中一般中小商人的地位并不显赫，并屡屡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限制，但由于富商手中经济实力雄厚，所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艳羡与垂涎。社会中的富商大贾有着更雄厚的资本，他们的生活也明显高于社会其他阶层，他们为了保持自身的经济地位，就必然要勾结官僚权贵甚至最高封建统治者，而贵族官僚又转而效法大商人，变本加厉。晋人江统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

（《晋书·江统传》）这些贵族官僚的生活有的比富商巨贾还要腐化，夸奇斗富甚至成了他们的一项消遣和游戏。晋代的大贵族石崇与王恺家中广有

资产，相互夸耀，“并穷绮丽”。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在这场斗富的角逐中自然积极支持王恺，他特意送给王恺一枚高达二尺的珊瑚树。王恺得意非凡地向石崇显耀，没想到石崇却不以为然地用铁如意击碎了它，引起了王恺的愤怒，“声色甚厉”。石崇却毫无惶恐之色，紧接着向王恺展示了他自家所藏的珊瑚树，只见高达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枚之多，其他二尺左右如王恺者就更多了。这次竞赛最终以石崇的胜利告终。（见《世说新语·汰侈》）

在贵族官僚中，有一部分人又从另一方面效法大商人，他们吝啬成性，锱铢必较，甚至连亲女儿也不相让。晋代的司徒王戎“既贵且富”，是当时洛阳首屈一指的富豪，然而每天晚上都要与他夫人一起用牙筹算计钱财，唯恐不足。嫁女时，他曾贷钱数万给女儿，女儿归家时，王戎就作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女儿深知父亲的品性，马上将钱还上，这才使王戎的态度和缓了下来。更有甚者，王戎家有李树，果实异常鲜美，想卖掉赚钱，又怕别人得到优良的种子，索性不怕麻烦地将李子个个的核儿钻透，使它们再也不能发芽生长（《世说新语·俭啬》）。《晋书·王戎传》说他“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揭露了这个官僚拜金狂的嘴脸。商人重利被王戎之流创造性地发展到了极点，真可谓空前绝后了。

商人意识对社会各阶层的侵蚀，严重地败坏了

社会风气。东晋时南方“人竞商贩，不为田业”（《隋书·食货志》），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当然属于消极的一面。

富商大贾为了保持和发展他们的财富，并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权者，求得他们的保护或者光耀自家的门庭。这种情况直至封建社会后期依然盛行不衰。清初文学家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五记述了何采送诗的一段趣闻：

巨商某者，其母大寿，走厚幣請故相至金陵游山，主于其家。是日宾客方群集上寿，第五（何采字）遂詩曰：“朝販纲盐暮沸笙，滿堂賓客盡鶯鳴。可怜丞相張蒼老，也拜高台寡妇清。”金陵人竟傳之。

某巨商不惜厚币重金请一达官显贵为其母祝寿，无非是寻求靠山，炫耀自己，以求得日后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位故相“屈尊”就范，也无非是孔方兄的威力。行贿与受贿二者都是围绕着一个“利”字，难怪乎受到文人何采的揶揄和嘲讽。

贯穿封建社会始终，“商人重利”的影响很大，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胞，以上所言仅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在指出商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商人作为一支活跃的力量，对社会所起过的积极作用。商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中代表旧势力的生产关系

始终起着瓦解破坏的作用，在奴隶社会末期是如此，在封建社会，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以后，更为显而易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人阶层的不断壮大对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加速社会的进步是有着巨大积极作用的。

## (二) 商人“轻别离”

富商大贾资本雄厚，又有良田美舍，他们中的许多人奉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即亦商亦农的方针，一边经商，一边又兼并土地，靠地租守业，以传之子孙，逍遥自在地享受财富。韩非子《五蠹》引当时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财富的不断积累使这些人经商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中小商人的处境就与他们大不相同了，特别是一些长途贩运商，他们的资本有限，必须无时无节地在外经营，才能赚到钱财。这种情况在唐代诗歌中多有反映，李白的《长干行》二首就是描写思妇怀念经商在外的丈夫的篇章，最后四句说：“自怜十五余，颜色桃花红。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中唐诗人李益的《江南曲》，这样描写商人之妇的怨恨心情：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唐诗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一句，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更大。久而久之，人们心目中的商人就都成了薄情寡义的象征，一提起商人，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